

往事如昨

趴猫儿

丛素宁

在胶东长大的孩子，心里都藏着个“魔法开关”——不管刚才因为摔了跤哭红了眼，还是因为丢了弹珠噘着嘴的孩子，只要大街上有人喊一声“开始趴猫(我老家乳山方言音:ma)儿喽”，准能立刻擦干眼泪、蹦起来就跑。这声招呼，像带着神奇的魔力，是刻在胶东人骨子里的童年邀约。

趴猫儿，就是捉迷藏，却比捉迷藏多了份亲切感。“趴”字说得妙，不是随便找个地儿躲着，得蜷起身子、屏住气，把自己往墙根、柴垛缝里“贴”，连衣角都得掖进裤腰，生怕露了半分踪迹；“猫儿”俩字软乎乎的，像奶奶站在门口喊孩子回家吃饭的调子，透着胶东人待人的热乎气儿。那时候玩“趴猫儿”，规矩都是孩子们自己定的：石头、剪刀、布，输了的当“找的人”，得蒙着眼睛靠在老槐树或临街的门框上数数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数的时候耳朵得竖得老高，听着伙伴们“咚咚”的脚步声往哪儿跑，可又不能偷偷睁眼——一旦被发现，就得“罚”蹲十分钟，还会被大家嘲笑。

藏的地方也有讲究。大街旁的柴禾垛是“黄金宝地”，玉米秸子堆得蓬松，扒开个小窝钻进去，只留双眼睛往外瞟，连阳光都照不进来；院墙上爬满的喇叭花藤垂到街边，要是个子矮，往藤底下一缩，绿叶儿能把人遮个严实，找的人就算从街边路过，也只会以为是藤叶长得茂密而不会想到里面藏了

人；还有大街拐角的石碾子，绕到后头贴着冰凉的碾盘站，找的人要是急着寻下一个，说不定就从旁边走过去了。

趴猫儿，藏着不少让人笑出眼泪的真事儿。有回大街上的孩子玩得疯，邻居家老四为了躲得“保险”，悄悄钻进了街尾的草垛——那草垛堆得足有一人高，干草松软又暖和，他往里头一缩，外头半点看不见。找的人寻了半天没见着，伙伴们也玩累了，渐渐散了，可老四竟在草垛里蜷着蜷着，伴着干草的香气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邻居大爷去草垛打草喂牛，一叉子下去没叉着草，倒触到个软乎乎的东西。他吓了一跳，扒开干草一看，竟是老四裹着草屑睡得正香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嘴角还带着笑。张大爷赶紧抱起孩子，认出来是隔壁家的老四，三步并作两步往邻居家跑，拍着门喊：“他婶子！快看看你家孩子少没少？这个在草垛里睡觉的孩子怎么觉得像你家的？”那会儿，邻居家有七八个儿子，孩子多得数不太清，老四妈正忙着生火做饭，听见喊声愣了愣，赶紧往屋里跑，挨个数躺在炕上睡觉的孩子头：“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五……哎？老四呢！”她这才慌了神，跟着张大爷往草垛跑。见着老四还睡得迷迷糊糊，揉着眼睛问“找到我没”，老四妈又气又笑，拍了拍他身上的草屑，把人抱回家接着睡——后来这事在大街上传了好几天。每次玩趴猫儿，大伙都

得打趣老四：“今天可别再睡过头，让大爷叉着你喽！”

后来我成了幼儿园老师，才发现趴猫儿的魔力丝毫不减。园里的小班孩子最盼的体育游戏，还是和趴猫儿沾着边的“老猫找小猫”：我当那只“老猫”，小朋友们就是一群圆滚滚的“小猫”。游戏前，我会带着孩子们念一首童谣：“老猫睡觉醒不了，小猫偷偷往外瞧；小猫小猫爱游戏，悄悄走到外边去。”念完我就蜷在“小窝”里装睡，眼瞅着一群“小猫”踮着脚尖、捂着嘴巴，偷偷往滑梯后、玩具架旁躲，有的还会探出小脑袋瞅我醒没醒，那模样，和当年在大街上藏柴垛的我们一模一样。

等我“醒”过来，故意揉着眼睛喊：“哎呀！我的小猫哪儿去啦？喵——喵——喵！”然后装模作样地到处找，学猫“喵喵”叫着，孩子们往往没等我找着，就笑着跑出来喊：“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！”每次我都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这个游戏，孩子们百玩不腻，跑着闹着伴着笑声，和当年大街上的笑声仿佛叠在一起，让人心里变暖。

如今高楼多了，老街的模样渐渐变了，趴猫儿的玩法也不断变化着，可那份藏与找的欢喜，从来没变过。只要一提起趴猫儿，不管是头发花白的老爷子，还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，眼里都会亮一下——那是想起了躲在草垛里的紧张，忆起了念童谣时的雀跃，升起了追着伙伴跑遍大街的快乐。

踢毽子

李启胜

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在连续几场缠绵绵绵、如泣如怨的秋雨后，公园凉爽得就像开启了空凋制冷模式。一群精神抖擞踢毽子的人，在公园的广场上跟着小小的毽子的身影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记忆中，这群踢毽子的人从有了公园那天起，就有了他们踢毽子的矫健身影。跟公园里那些常住候鸟野斑鸠、灰喜鹊、白头翁在公园里大树上、灌木中安家落户一样，踢毽子的人也是公园的常客。不同的是，雨天、雪天鸟儿们躲在公园的大树上，他们躲在附近那些小区里的鸽子笼一样的高楼大厦中。

小小的毽子在这些人的脚上玩出好多动作花样，什么跳踢、扣杀、挑球、倒挂金钩等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毽轻如燕，其乐无穷。

我喜欢观看踢毽子，他们有男有女，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还有性情沉稳的中年人，更有银发如雪的老年人。可谓男女老中青搭配，锻炼不累。

这群踢毽子的人在广场空旷的地方围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大圆圈。你一

脚，他一脚，把小小的毽子在空中踢来踢去，让毽子有了生命的动力和张弛力，更给踢毽子的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愉悦和欢喜。

在这群踢毽子人当中，踢毽子技艺高超的是一名老者，他身材修长，一头银发，精神矍铄，双目炯炯有神。当毽子飞来时，他会背对着飞来的毽子来一个倒挂金钩，抬起脚又稳又准地把毽子踢回去。引得围观的和踢毽子众人一声声喝彩，那动作娴熟流畅，轻盈而敏捷，根本看不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所为。

这些踢毽子的人，有时在互相争抢飞来的毽子时碰撞在一起，一个滑稽的小丑般坐在地下，一个倒退着差点摔倒，顿时引得众人哈哈大笑，场上的气氛是又愉快又活跃。

我观察了这些踢毽子的人，他们多数都是体型匀称，不胖不瘦，腰板挺拔，腿部肌肉发达，而且走路都健步如飞。当然，身材也不绝对都是不胖不瘦的。这里面也有一个胖子，但他踢起毽子

时，身体麻利灵活，肢体协调力非常好，看来人家胖是胖了，但踢毽子踢得身体非常健康。

尤其是一些女士，踢毽子踢得气色红润，身材匀称，目光有神，连笑声听起来都很爽朗。而男的踢毽子踢得身形保持不胖不瘦，似那些城市园林绿化有美男子雅称的法桐树一般，腰板笔直挺拔。

都说人老先老腿儿，但从这些踢毽子的人身上似乎看不出来，他们的腿脚在踢毽子当中得到了锻炼，让筋骨有了松弛和伸展，相反延缓了腿脚的衰老。这些踢毽子的人说，踢毽子不但能锻炼身体，还能降血糖、降血压。还能提升人的专注力，尤其是患有多动症的小孩子，踢毽子能提升注意力，小小的毽子用处颇大。

踢毽者们一年四季在公园里，无忧无虑地踢着毽子，他们踢出了健康快乐，踢出了好身体。而这份快乐，只有他们自己能享受和察觉到，或许这就是一键在脚，快乐如宝。

乡村记忆

五子棋

刘世俊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莱阳北乡农村没有电视机、收音机，也鲜见书籍报刊，五子棋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。北乡人一般将这种游戏称作走五子，农闲的街头，人们聚堆玩这种土游戏，特别接地气。哪怕是干活休息间隙，乡人一吆喝，聚在一起就能玩。田边地头草场果园，蹲坑坐地或站或立，不受场地限制，两个人就能摆开战场。

抚平一尺净土，画上五子棋盘，横竖五条线交叉，拼成了一个大的方块，一个土棋盘便出来了。随便拣个东西就可做棋子，如枯枝条、麦秸、野草茎、花生壳、石子、瓦砾。两人面对面，轮流走子，沿着格线向对方阵地前进、冲杀，大体规则是两棋子在格线排成一排且相邻只有对方一子，就可以吃对方。五子棋看着简单，阵法种类却也多样，有的主攻，有的主守，常见的阵法不外乎这几种：十字阵、五字阵、方块阵、老虎不出洞、铁围斗阵等。

说起来简单，走起来也是比智谋、赛战术的事。双方你来我往，棋子互相绞杀，最后只剩一子为输家。有时二人对弈，多人观战，观者在一旁出谋献策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棋逢对手时，一盘棋也可下几十分钟。棋终人散，一拍屁股走人，棋具也不需保管，干脆利索，那叫一个爽。

我爹嗜棋如命，在生产队有个好对手四皮。四皮目不识丁，偏偏下一手好五子棋，人称北乡棋王。人们说：四皮做成斗，神仙破不了。斗，指的一种五子棋阵法。一次大战，父亲小心谨慎严防死守，不顾脸皮悔棋六次，终惹火烧身引起众怒。在众人指指点点中，父亲将棋子泥块放进口中嚼碎，嘴肿几日，牙痛数天。

我暗暗发誓要赢了四皮，替父亲报一子之仇。那一年，我上小学五年级，继承父亲的伟大基因，早已是伙伴中的棋王。父亲陪我苦练技艺，我出战四皮，破了他棋局的“斗”，终于胜出，此事在村中传为笑谈。那自豪感流溢至今，现在回忆起来，大地为棋盘，石头瓦片为棋子，纵横绞杀，真是快意。

如今北乡街头，下五子棋的多为白发老人，他们继续演绎着乡村简单的快乐。在市剧院当了半辈电工的门进好大爷，退休赋闲，在门口树荫的大石板上，刻画棋盘，将北乡老家五子棋发扬传承。他用光滑的卵石为棋子，茶水免费供应，热闹的五子棋游戏在老哥们中摆布，和谐热闹。看来，记忆中的五子棋在北乡老家还没有消失，那些席地而坐、唇枪舌剑的场面，那些笑骂声、争棋声，依旧在乡村可见、可闻。